

论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系统科学社会系统论的结合

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联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是列宁提出来的设想。这一设想过去只是被人们局限在辩证法、认识论领域，但是随着当代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潮流的发展，随着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协同学、耗散结构论等现代系统科学在社会领域中的推广和应用而导致的社会系统论的形成和发展，就要求我们把这一设想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把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系统科学的社会系统论(社会系统工程)结合起来。我国科学家钱学森在论述系统工程时提出了实现这种结合的主张(钱学森等著：《论系统工程》，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第143页)，本文想对这种结合进行若干论证。

—

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特别是在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之后，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认识和实践任务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过去的破坏旧世界改变为建设新世界，从过去全力从事阶级斗争和革命改变为主要从事建设和管理。回顾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使我们认识到如何建设好、管理好社会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面临的重大课题。如果我们看到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新阶段，那末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如何建设、管理好社会主义社会，就具有世界性、时代性的意义。

对于这样一个课题，仅靠现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能否完全地解决呢？诚然，我们可以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来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人们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个人和社会等等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使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对于建设和管理一个社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不应该把建设和管理社会的课题仅仅归结为解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即社会根本制度的问题。现代生活日益明显地表明，社会不仅存在着历史唯物主义已经阐明过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即由生产力的社会性质、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组成的结构，还存在着历史唯物主义所没有论述过的社会技术组织管理结构，即由生产力的技术工艺性质、人们之间的组织管理关系、非政治上层建筑组成的结构。现实生活表明，前一结构虽然决定、制约着后一结构，但后一结构具有相对独立性、具有相对独立的运转机制和组织管理功能。前一结构解决的是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及由这种关系决定的人们在社会生产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问题，即谁占有生产资料 and 谁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的问题，后一结构解决的是人们如何按照自然规律、技术工艺规律、人们的活动规律来组织生产、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问题，即怎样生产、怎样管理的问题。解决了前一结构上的问题并不等于解决了后一结构上的问题。显然，要全面解决上述两方面的问题，仅靠现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不够的。

现代系统科学在本世纪40年代产生之后，人们对于它们在社会领域中的应用曾经有过争论。现在，现代系统科学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促进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迅速发展，然而，现代系统科学的社会系统论是否可以取代历史唯物主义呢？应该指出，现代系统科学所涉及的社会系统，主要是指人类所从事的各种具体活动系统，是指由人、财、物、能、信息组成的各种具体的社会系统，主要解决的是这些系统中的技术组织管理问题，通过定量研究使人类从事的各种活动匹配为一个整体，使社会系统在整体上实现有机发展、协调发展并达到期望的运行状态。但是，人们从事的各种具体活动离不开人们之间的社会结合形式，这种社会结合形式不仅包括按照技术要求的组织管理结构，而且包括由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和政治上层建筑，人们具体活动过程中由人、财、物、能、信息组成的具体社会系统总是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组成的经济政治结构中存在和运行的。具体社会系统的运行规律不能不受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及其发展规律的影响。现代系统科学可以根据定量分析告诉我们怎样去组织人们的某种活动才是科学的，但是却不能告诉我们在某种活动中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影响、决定的人们之间的矛盾；现代系统科学可以根据定量分析告诉我们关于人和机器怎样匹配才能达到最佳状态，可是却不能告诉我们在人和机器结合过程中存在的社会关系，因为人既可以是机器的主人，也可以是机器主人的奴隶。由此可见，仅靠现代系统科学的社会系统论也不能完全解决建设和管理社会系统的问题。

总之，社会系统的认识、预测、控制、管理、改造是一种综合性的课题。综合性课题要求综合性的理论和技术。目前世界上在认识和控制社会系统过程中出现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彼此会聚、配合、渗透、结合的发展趋势就是一个证明。因此，我们必须把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系统科学的社会系统论结合起来。

二

把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系统科学的社会系统论结合起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首先，两者在思想理论观点上的共同点，为我们提供了把它们结合起来的可能性。

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中包含着系统思想，包含着社会系统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首先是社会系统发展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哲学层次上的社会系统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和阐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过程中，都把社会看作“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9页)列宁也认为“辩证方法是要我们把社会看做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有机体的。”(《列宁选集》第1卷第32、54页)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认识史上首先发现了社会要素经过复杂的相互作用之后会形成一种超要素、超个体的系统一级的整体性质，即系统质。(B. N. 库兹明：《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性原则》，三联书店，第69页)他们通过对人们从事的活动、劳动的结构分析，揭示了构成社会系统的各种要素，形成了一系列描述各种要素的理论范畴，如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等，又揭示了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揭示了这些要素经过相互作用之后形成的社会形态(或曰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理论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宏观整体上描述社会系统的理论模型，它以科学的形式证明人类社会不是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简单总和，而是一个历史地形成又历史地演变的有机整体。马克思还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了深刻的系统分析，理论地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机整体，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资本论》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具体体现，也是马克思社会系统思想的集中表现。

现代系统科学家们把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协同学、耗散结构论等系统科学理论和方法推广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时，都发表了他们对社会系统的观点，从而形成了现代系统科学的社会系统论思想。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说：“社会系统

是一个象个体那样的组织，它是由一个通讯系统联结在一起的，它也有它的动力学，其中具有反馈性质的循环过程起着重要的作用。”（维纳：《控制论》，科学出版社，第24页）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应该用通过信息反馈实现控制的观点来“研究社会本身的有机反应。”（《维纳著作选》，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3页）英国控制论专家艾什比把社会系统列为复杂系统、特大系统，研究和讨论了这种特大系统的调节和控制问题。（W. R. 艾什比：《控制论导论》，科学出版社，第252、273页）A. F. G. 汉肯教授在应用控制论分析社会系统时认为可以把社会系统当作一个由行动者组成的网络，种种内部关联的状态（地位、阶层）的组织或结构。（A. F. G. 汉肯：《控制论和社会》，商务印书馆，第44、146页）现代系统论的创始者、奥地利生物学者贝塔朗菲认为必须把社会现象、社会生活、历史过程作为系统来把握，他把社会系统看作涉及大量变数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系统，认为社会科学就是社会系统的科学，必须运用一般系统科学的方法。（L. V. 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56页）创立协同学的哈肯在论述协同学在经济学、社会学中的应用时也谈论了社会系统。他说：“经济系统也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其中有很多相互作用着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是人，由于这些人经济才能发展。这些子系统集合起来就构成了工厂、交通系统或通信系统等等各种各样的社会系统。”（H. 哈肯：《协同学及其最新应用领域》，载自然杂志1983年第6期）普利高津在创立耗散结构理论的过程中，把社会系统看作一种复杂的开放系统，认为功能、结构、涨落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理解社会结构及其进化的基础。（谌垦华、沈小峰等编：《普利高津与耗散结构理论》，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第155、168、191、192—195页）

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系统科学的社会系统论，在把社会看作系统、看作有机整体这一点上是十分相同和一致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决定论，系统论是反决定论，两者是绝对地对立和排斥的。要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拒绝系统论观点；要么推崇系统论，用系统论否定并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应该指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错误的。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组成社会形态的诸要素中有些要素是本源的、基础的、“第一性”的因素，有些要素则是派生的、上层的、“第二性”的因素。在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本源的、基础的、“第一性”的因素决定着、制约着派生的、上层的、“第二性”的因素，例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等。毫无疑问，这种观点是一种决定论，没有这种决定论就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提出决定作用原理的同时，又提出了反作用原理、相互作用原理、合力论原理。恩格斯认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单个的意志、无数种力量的相互冲突、交错、融合，最后会产生出一个总的平均数、总的合力、总的结果，从而导致社会系统的总的运动规律。可见，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的决定论并不是机械的决定论，而是历史的、辩证的决定论。

现代系统论是不是否认任何意义上的决定作用呢？不是的。现代系统论的一个基本思想认为，在复杂的开放系统中，由于存在着系统与外界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由于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各子系统之间就会形成相干、合作、集体的效应，这种相干、合作、集体的效应就会在宏观层次上使系统呈现出时间、空间、功能上的稳定的有序结构，显示出子系统层次上所没有的功能。这一基本思想告诉我们，系统整体上的质、行为、功能是由各子系统在环境影响下所发生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决定的。因此，要承认系统是一个有序、有机的整体，就必然这样那样地承认某种形式的决定作用的存在。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从现代系统论描述系统的数字模型中找到证明。协同学是通过序参量的演化方程来描述系统进化规律的，而它的序参量演化方程是由非线性的驱动力和涨落力两项组成的。涨落力是不确定的、偶然的，驱动力虽然是非线性的，却是确定的，是由若干变量决定的。非线性驱动力这一项的存在表明，协同学是承认某种形式决定作用的。耗散结构理论描述系统结构演变的数学模型也包括了两个基本项，一项是描述系统变化的动力学规律，一项是描述系统变化的统计性规律。前一项描述着系统变化的确定性、决定性，后一项描述着系统变化中的偶然性、随机性。耗散结构理论认为，系统中出现涨落是偶然的、随机的，但在系统远离平衡区的情况下，涨落会变成巨涨落、变成系统新结构却是必然的。由于协同学和耗散结构理论描述了随机性、偶然性，使得它们提出的数学模型在总体上就不同于过去那种机械的决定论模型。因此，现代系统论所要否定的也只是机械决定论，它在实际上主张一种系统要素经过复杂相互作用而决定系统整体性质的决定论。

总之，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系统科学的社会系统论都把社会看作有机系统，都主张社会要素经过复杂的相互作用后会形成社会系统的整体性质，会导致社会系统结构的有规律演变。这些共同点为我们提供了把它们结合起来的思想理论基础。

其次，两者虽然在理论方法上存在着不同特点、不同方面，但不同特点、不同方面在我们认识和管理社会系统过程中存在着互补功能，这也为我们提供了把它们结合起来的可能性。

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系统科学社会系统论在理论方法上的不同表现在下列方面：1、两者在理解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之间异同的侧重点上是不一样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否认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之间的统一性、共同性，但历史唯物主义着重说明的问题是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特别是与生物系统的区别，社会系统发展规律的特殊性；现代系统科学家们在谈论社会系统的时候，虽然都不否认社会系统的特殊性，但是他们在论证自己的理论可以用来描述社会系统的时候，一个基础出发点就是认为社会系统和他们研究的自然系统、技术系统之间存在着共同性、统一性，存在着数学方程式上的相似性，认为社会系统作为一种自组织系统、生命系统、物理运动系统也遵循着自组织系统运动规律、生命运动规律、物理运动规律。2、两者在描述社会系统的角度上是不一样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从宏观整体上描述社会系统的特点。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结构是社会系统整体性结构，是社会系统中最主要、最基本的结构，是使社会关系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具有历史特点的社会形态的结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是社会作为系统存在和演变的最基本的规律。而现代系统科学的社会系统论则是从一定的角度、方面来描述社会系统的，所提出的模型都是具体的社会系统模型，所涉及的领域是社会生活的物质过程。3、两者在描述社会系统的方法论工具上也是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使用的方法是定性分析。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范畴的定义是定性的说明，在分析社会要素关系的时候所使用的方法也是定性地说明谁决定谁、谁反作用谁，关于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说明都没有数量规定。历史唯物主义阐明的基本规律是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性质，但什么叫适应、什么叫不适应是通过定性方法说明的。现代系统科学则不同，它主要是用定量方法来描述、分析社会系统的。在现代系统科学中，组成社会系统的要素是具有数量界限的概念，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可以数学方程描述的数量关系，最后得到的社会系统模型是一种数学模型。上述不同特点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系统思想、模型是一种社会历史观，而现代系统科学中的社会系统模型则属于专门科学范畴。但是，我们在认识和管理社会系统的时候，既需要认识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之间的共同性、统一性、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共同遵循的规律，也需要认识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之间的区别性、特殊性、社会系统自身所特有的规律、其他物质运动形态规律在社会系统中的特殊表现；既需要从宏观整体上把握社会系统的特点、性质、规律，也需要从各种不同层次、角度、方面来把握社会系统具体的机制、规律；既需要对社会系统进行定性分析，也需要对社会系统进行定量描述。因为社会系统本身就是多样性的统一，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自然界物质运动形态和社会运动形态的统一、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的技术组织管理结构的统一、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统一。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系统科学的社会系统

论在我们认识、控制、改造社会系统的总过程、总任务中就具有互相补充的作用，构成了两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没有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一个社会系统具有什么样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无法了解和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及由这些矛盾规定、制约的社会问题，无法了解社会系统在整体上的历史发展总趋势；而如果没有现代系统科学的社会系统模型，我们就无法精确地了解社会系统某些具体的情况、机制、规律。我们在认识、管理和改造社会系统的过程中，既需要历史唯物主义提供总的观点、总的方法、总的指导思想，也需要现代系统科学社会系统论提供具体的、精确的资料、数据、信息、结论。有了精确的资料、数据、信息、结论的支持，总的观点、方法、指导思想就不会变得空泛、不确定；有了总的观点、方法、指导思想，具体的资料、数据、信息、结论就不会使人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由此可见，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系统科学社会系统论的不同方面并不构成它们彼此否定的理由，相反却使得它们在发挥作用时，可以互相补充，而这种互补性质也为我们提供了把它们结合起来的可能性。

三

把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系统科学社会系统论结合起来，除了在认识和管理社会系统的实际过程中使它们在功能上互补、配合起来之外，还可以设想在思想、理论、方法上使它们互相渗透和结合。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从现代系统科学的社会系统论中吸收若干新思想、新观点、新范畴。现代系统科学关于社会是控制系统、信息系统、复杂动态系统、自组织系统、开放系统的思想，关于开放系统自调节、自控制、自组织、结构演变的理论以及社会系统、社会控制(管理)、社会信息等范畴，都是值得历史唯物主义吸收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利用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范畴，把社会系统考察为在人类的(社会历史主体的)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自组织、自调节、自控制的系统，把社会系统的发展考察为人的自觉活动和自然历史过程之间、类的发展和个体发展之间、世界历史一般进程和各民族、国家具体道路之间、社会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统一和转化过程。这样可以丰富我们对于社会系统一般性质和特点的认识，丰富我们的社会史观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

其次，把两者结合起来意味着我们在分析社会系统过程中要把决定作用原理、相互作用原理和合力原理、系统整体性原理结合起来，不仅要进行要素分析、结构分析，还要进行社会系统的总体分析，要从要素分析过渡到结构分析，再从结构分析过渡到系统分析。在进行要素分析的时候，我们既要分析组成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各种要素，又要分析组成社会技术组织管理结构的各种要素；既要分析组成社会关系系统的各种要素，又要分析组成社会物质活动系统的各种要素。在进行结构分析的时候，我们既要看到社会系统是一种从一定的现实基础出发分层次、分阶段地形成和发展着的系统，对于自然界的依赖性、对于一定现实条件的依赖性，使得社会系统诸要素关系中形成了逐级传递的决定作用的因果性链条，又要看到社会系统中从一定的现实基础、现实条件中产生出来的要素并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它们对于现实基础、现实条件又存在着反作用，它们在作为结果而产生之后，又作为原因而发挥作用，它们可以改造自身赖以存在的基础和现实条件，使社会系统在自然界面前具有独立性、组织性，这种反作用在社会要素之间形成了和决定作用方向相反的反馈性链条，要看到决定作用和反作用是怎样有机地形成诸要素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我们还要看到，在诸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每一次的作用是怎样偶然地、随机地、不确定地、混沌地进行的，而诸要素之间的无数的、大量的偶然、随机、不确定、混沌的相互作用又怎样汇合成一种总的结果、平均数、概率、合力、合作、相干、集体的效应，偶然性、随机性、不确定性、混沌性怎样转化为必然性、确定性、规律性、有序性，从而在诸要素之间建立有序、稳定的结构性联系的。在进行系统整体性分析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社会系统怎样作为一个整体而显示其性质、行为、功能、规律的，我们要把社会系统在整体上区分为若干不同类型，要把一个特定的社会系统放到它所属的母系统的整体之中，要考察它怎样受到母系统的影响，又怎样影响和制约自己的亚系统、子系统的。通过系统分析，我们要展示出社会系统的丰富性、多样性、具体性，达到在思维中再现现实社会系统的目的。

最后，把两者结合起来还意味着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定量分析具有精确、具体的特点，但是定量分析必须以定性分析为前提，如果一个对象是什么都不清楚，怎么谈得上对它进行定量分析呢，而且社会系统中有许多因素在目前还无法进行定量分析。因此在分析社会系统过程中我们必须进行各种形式的定性分析，如可行性分析、价值分析、超理性因素分析、政治因素分析、文化因素分析等等，而在对社会因素进行定性分析的时候，历史唯物主义就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就可以通过定性分析这个环节同数学模型的定量分析结合起来。

通过上述三方面的渗透、结合，我们总的目的是希望建立一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吸收了现代系统科学中的社会系统思想的、利用现代系统科学的方法和手段的新型的社会系统的理论——方法模型，并且期望这种新型的社会系统的理论——方法模型成为我们认识、分析、管理、控制、建设、改造现实社会系统的强有力的认识论、方法论工具。

(原刊载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哲学教研室合编《唯物辩证法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